

一只绣花鞋

(II)

《一只绣花鞋》之二
张宝瑞 著

新悬念
小说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一只绣花鞋

(II)

张宝瑞 著

新悬念
小说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只绣花鞋(Ⅱ)/张宝瑞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

2002.10

(新悬念小说)

ISBN 7-5039-2282-6

I. 一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8525 号

一只绣花鞋

著 者 张宝瑞

责任编辑 董瑞丽

封面设计 吴轶博 王未迟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books.com

电子邮件 editor4@whysbooks.com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195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282-6/I·1042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

张宝瑞

1952年8月23日出生，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现
任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，
著有《一只绣花鞋》、
《落花梦》，盛传一时，
被誉为中国的“斯蒂芬·
金”。

策 划：热象图书
责任编辑：董瑞丽
封面设计：吴轶博
王未迟

新悬念小说

《一只绣花鞋》系列

《一只绣花鞋II》（之二）

《阴阳铜尺》（之三）

《阁楼的秘密》（之四）

《13号凶宅》（之五）

盗版举报电话：13901067206

目 录

一、绿尸初现 /1

李炎放下背上的孕妇，揭开女人的面巾，只见她满脸绿色，双目圆睁，忽听体内传出“嘀嗒嘀嗒”之声……

二、甲鱼钓美女 /8

公交车上，漂亮的女演员突发尖叫，原来是一男青年网兜里的甲鱼咬住了她的手指，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活报剧。可谁能想到，她竟会变成一具绿色尸体……

三、祸兮福所倚 /16

美丽纯洁的残疾少女被心爱的人抛入江中，幸被渡轮水手救起，又演绎了一出隐密的爱情故事……

四、梅花金表之谜 /30

桥梁设计大师的六十寿辰，在市公安局局长送来的贺礼中，发现一块举世无双的白金手表，内有蹊跷，却没人承认……

五、神秘的 2500 /48

急诊室里，不知何人何时送来一位“绿色病人”，抢救醒来后似有话要说，当公安人员赶来时，却不见了踪影，而太平

间的看守却……

六、灵堂里的枪声 /63

龙飞率部下前往豪门吊唁，灵堂幔帐后突然传来枪声，吓得众和尚抱头乱窜，撞翻棺材，从里面翻滚出一个吊着氧气袋的病人，原来他就是……

七、老夫少妻 /77

建材大王英雄救美，妙龄女郎以身相许；老牛吃嫩草，别有一番滋味！少爷丢失金表，二娘惊失机密；一个有意颠鸾倒凤，一个无心伦乱纲常……

八、做鬼也风流 /94

“狸猫”仓惶出逃，飞机上偶遇如意郎君，泉城一夜风流……龙飞收到“老朋友”的节日贺礼，竟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……

九、一夜惊心 /103

天不怕地不怕的女警官凌雨琦却惧怕老鼠！这又是一只浑身绿毛的大老鼠！正在沐浴的她，突然发出一声惊叫，与赶来救援的龙飞撞个满怀……

十、“双龙”蒙冤 /115

公安部专案组正副组长爆出桃色新闻：一叠龙飞和雨琦一丝不挂同淋鸳鸯浴的照片，辗转到当事人面前！临阵换帅，龙飞被调离专案组……

十一、谁是“蟑螂” /123

再次出现敌特用部队卡车爆炸大桥，幸被战士小王发现。而立了大功的小王却被谋害，莫名其妙地变成绿色尸体暴毙街

头！特敌太嚣张，内奸叫蟑螂……

十二、美丽的香港记者小姐 /142

在新闻发布会上亮相后，他奉命跟踪她。他透过窗帘，见她正一丝不挂地在镜子前自我欣赏，嘴里还叫道：“朋友，怎么有胆量偷看，没胆量进来？”……

十三、小城蒙难 /156

龙飞在小县城遇难的消息传来，雨琦痛不欲生，路明追悔莫及。强敌当前，两位专案组长、一对欢喜冤家，能否冰释前嫌，同仇敌忾？

十四、反戈一击 /170

夺妻之恨，不共戴天！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！他被“金钱豹”胁迫下水，既害死情人，又失去未婚妻。他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！

十五、内奸现形 /186

他怎么会搂着饭店女服务员的柳腰招摇过市？是他将他俩引进梅花党的巢穴！两位大侦探一进入地道便被制住，捆了个严严实实……

十六、教堂地下的罪恶 /196

这里就是“2500”！教堂下地道四通八达，机关重重！貌似天仙的“蜻蜓”小姐，竟是这里的女魔头。今夜，她就要施展绝技，拖路明下水……

十七、驼背老头 /214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教堂门房驼背老头在紧急关头突然现身，大显神威，黑暗中，只见他手一扬，敌特便倒下一片……

十八、血色梅花 /223

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?! 他本前途无量，她也不让须眉。头一次，她蒙上他的眼睛做爱，当他有眼福见到她美妙的胴体时，赫然发现她胸前的血色梅花……

十九、“金钱豹”与“黄鼠狼” /240

黄鼠狼狡诈；金钱豹凶残。一个威慑下属“一石二鸟”；一个展示才华“一箭三雕”；棋逢敌手，高手过招；“狼”比“豹”略胜一筹……

二十、2号人物 /262

他曾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在反右运动中被遣送劳改农场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越过中缅边界，落入梅花党的特训基地，一失足成千古恨……

二十一、阴阳交错 /272

她对他动了真情，他对她尽忠致命！狼豹为奸，刻骨铭心！梅花党内的派系斗争，又迫使她牺牲爱人以自保！怪只怪那突然现身并强暴了她的老和尚……

二十二、大浪淘沙 /292

子夜时分，安装了定时炸弹的最后一班渡轮偏离航道，高速撞向长江大桥，驾驶舱里却空无一人！有人跳了江，眼见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祸即将临头……

二十三、尾声 /307

她不甘失败，火中取栗，盗得绝密情报，藏于密处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不料在机场低下了高傲的头……

一、绿尸初现

“你是说那具尸体是绿色的？”坐在对面面容有些苍白的姑娘问。

李炎一想起昨天晚上的情景，不禁打了个寒噤，那张月光下蒙着薄纱的狰狞的脸是绿的，虽然不是看得很清楚，但在他的脑海中仍挥之不去，他肯定地点点头。

“那个男的你没看清？”

问话的男子说起话来慢悠悠的，正吸着一支纸烟。一男一女两个人都是市公安局张局长带来的，李炎并不清楚他们的身份，只知道他们是专门来破炸桥案的。

“没注意看。他戴着一顶破鸭舌帽，看不太清脸，好像留着胡子，听口音，好像岁数不大。”李炎努力回忆着。

“什么口音？”

“当地人。”

“当时你没有觉得异常？”那个男子继续问。



“开始没顾得想。他说是他老婆，还挺着个大肚子，我只当是生病的孕妇。后来觉得那人很凉、很沉，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再一回头，那个人没了。这时火车就过来了，火车的声音很大、很响。”

那男子眼睛猛然发亮，像刚醒过来一样，猛吸了一口烟，问道：“当时离你很近？”

“也就二百多米。”

那男子摁灭了烟，搓搓手，望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姑娘说：“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一定是一列油罐车。”

“一捏肚子就知道是假的，我们受过这方面的训练。当时也没有多想，放了两枪，我就抱着她跳了下去。”李炎继续说道，那一幕想想还是有些紧张。

“你的警惕性蛮高的嘛，”那个姑娘禁不住夸奖他道，“还很勇敢。”

虽是九月，暑热未退，黑夜中起起伏伏的江水涌起一阵阵快意的凉气，传来“哗哗”的水声。从背后看这个男人，肩虽然微微有些驼，但人像块岩石一样的结实，凌雨琦不紧不慢地跟在他的身后。突然间他站住了，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灯光闪动的桥头。这一刻他静默得如同一尊雕像，凌雨琦感到一阵莫名的心跳。

一艘渡轮从桥下经过，发出“呜呜”的汽笛声，十分清晰。



“如果换了你，”他转过身来，缓缓地问：“炸掉这座桥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？”

“我呀，”凌雨琦掠一掠被江风吹散的头发道，“当然是想着怎么把炸药带到桥上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也是最重要的。亏他们想得到。你呢？”

“这么一座大桥，遮是遮不住的。要是我，最要紧的是得到一张图纸。”他淡淡地说，说话间又点起一支烟，“一张桥梁结构图。”

凌雨琦眼睛一亮：“我知道了，龙组长。”

两个人默契地笑了笑，龙飞继续说道：“那个桥梁设计者叫曾倪，是个了不起的桥梁专家，目前在省规划设计院工作，有个女儿叫曾秋盈，在照相馆工作……”

“挺不错的名字，”凌雨琦说道，“人一定很漂亮吧。”

“可惜先天小儿麻痹，落下了腿疾，靠拐杖、轮椅过日子。”

凌雨琦感叹道：“蛮可怜的。打听得挺清楚的嘛。”

“说到哪里去了，”龙飞无奈地说，“你呀，就喜欢打岔。”

江风吹来，凌雨琦穿得单薄，感到了凉意，缩缩肩膀道：“怎么，后悔带我来了吧？天天绷着个脸，你不会对南云嫂子也这样吧？”

面对凌雨琦一大堆夹缠不清的话，龙飞只能傻傻地苦笑，说起妻子南云，他们已有两年没见面了，好像注定他们



总是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，一想起她就有几分心酸。

和凌雨琦已经共事几年了，两个人心意颇为契合，龙飞早已觉察出她对自己的一腔柔情，只能装傻，而凌雨琦那一头偏偏越加痴迷起来。

凌雨琦注视着他，那张熟悉的脸有着清晰的轮廓，她精通像素描，不只一次在心里轻易地勾勒出那张脸的线条，他的身上透出男人浓浓的气味，那气味是一个男人经过岁月历练所留下来的。每当碰到那双锐利的眼神时，她多少有点紧张，担心有一天会情不自禁地靠在他的胸前——那只是一个梦，多年以前就酝酿着的梦。

一夜之间，李炎就成了护桥的英雄，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，第二天的报纸、电台把他的名字传遍了武汉三镇，若不是根据部队的要求，医院进行严格控制的话，恐怕此时的医院会挤满了送花的人们，尤其是一些狂热的姑娘们。这是一个英雄的年代。

当值班医生梅林带着一身清香走向他时，他的骨头有些松了，变得飘飘然了。当兵六年了，枯燥、刻板的部队生活他有些倦了，至今还不过是护桥部队的一个排长。因为是个农村兵，平时不得不比别人更努力，眼见快二十八岁了，还没有找到对象。

他盯着那双白皙的手，梅林正把一束花插进花瓶里，“又一个崇拜者。”她笑吟吟地说，把一封信递给他。她举止



优雅，白色的护士服更衬出洁白的肌肤，眼睛如波光流动，换药时，当她冰凉的手指触到李炎时，李炎嗅到女人身上特有的香味，他迷醉了，几乎窒息了。

“你叫……什么名字？”他不禁想起自己第一次磕磕巴巴问她的情景，当时她一抬头，阳光正照在她的脸上，她的肌肤像透明的一样，目光饱含着温情。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，他问她的第二个问题是：“你有男朋友了吗？”

此时，他故意当她的面把信扔在了一边，叹口气说：“再过两天我就出院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悄声地说，“本来我今天休班的。”

一听到这句话，李炎的心开始乱跳，有些把持不住，鼓起勇气低声说：“可以和你交朋友吗？”

“我们现在不是朋友吗？”

说完，梅林顿时忸怩起来，头低垂着，双只手绞在一起。正尴尬时，门被推开了，凌雨琦走了进来，奇怪地看了他们一眼，两个人显得有些慌张，倒是梅林先镇定下来，说了句：“好好休息吧。”便向外走去，走到门口，梅林转过身，抬起一只手，悄悄地、颇有意味地向他摇了摇。

路明拿起凌雨琦画的那张头像图仔细地看，根据李炎的描述，那天夜里出现的“鸭舌帽”基本勾画出来了，他不禁感叹道：“我忍不住又想夸你几句了。”

“又要贫嘴，”凌雨琦娇嗔道，“有没有来认领尸体的人？”



“有几起失踪案。家属来看了，都不是。头儿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他这个人神出鬼没的，一转眼就不见人影了，不知他在想什么。”

“你们两个不是一向形影不离的吗？”路明的话带几分酸味，他抬眼看着这个一脸温情的女人，见她脸色一沉，马上说道：“开句玩笑。我说那个‘鸭舌帽’还在市里吗？”

两个人最近有些别别扭扭的，很简单的原因就是：路明在追求凌雨琦。半年前，路明和女朋友高琳分手后，虽没有向凌雨琦明确表白，但部里的人都看出几分端倪来。按路明的话说，干这一行，最好是就地“消化”。

在凌雨琦眼里，这个男人大大咧咧的，不够成熟，不是她欣赏的类型，她索性也采用龙飞的“装傻”方式，可见龙飞对她影响之深。

路明悻悻地出了屋，到市局发通缉令去了，虽是一张不甚清晰的头像图，但有可能找到有用的线索，路明曾在武汉办过案子，对这里的情况颇为熟悉。

专案组就设在省厅旁边的一个清静的院子里，路明刚出门不久，凌雨琦就接到几宗报案：

武昌百货大楼的底楼，一名女营业员下班时发现一个丢弃的包，打开后，里面装的是一个男人被分解的下半身肢体，呈绿色，与第一具绿色尸体的情况相仿；

汉阳中心电影院，在座位上发现一男尸的上半身；

在汉口劳动公园的垃圾箱里，清洁工发现一颗人头。



经法医鉴定，同属一个人体，死者暂时身份不明，正在辨认。接到报案，凌雨琦心头沉甸甸的，如此猖狂甚至挑衅的做法，用意十分明显：干扰专案组的视听。又是一次捉迷藏的游戏，一遇见离奇的案情，凌雨琦就有种临战时的亢奋，很久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重案了。

正想着，龙飞悄悄地走进屋，凌雨琦一看他的神情，就知道他找到了什么新的线索。龙飞曾经告诉过她，干这一行天生有种灵敏的嗅觉。在这一点上，她颇为自豪，女人嘛，都有着超强的直觉。

她把发生的事简要地说完，龙飞摸出一支烟点着，眼皮耷拉着，像是很疲倦，听完后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慢条斯理地问：“你以前吃过甲鱼没有？”

“什么甲鱼？”凌雨琦一愣，这个人说话怎么颠三倒四的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“我也是才知道的，好像是什么天门甲鱼……”龙飞挠头说，“你跟我去了一个地方，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”

凌雨琦知道问他也没有，这个人是个天生的闷葫芦，什么时候都沉得住气，只好忍住了好奇心，问道：“你总该告诉去哪里吧？”

二、甲鱼钓美女

这个院落有着武汉常见的民居风格，住着十几户人家，十分热闹。接待他们的是一个五十多岁姓王的大妈，人很爽朗热心，说话的语速很快。她给两个人沏好茶，便叹口气道：“这个丫头真是可怜呀，平时文文静静，要模样有模样，戏也唱得很不错，就是命不好啊。”说着眼圈红了。

凌雨琦万万没想到，这么快就找到了尸源，而且曾经就住在隔壁，名叫黄彩云，是楚剧团的一个演员，目前单身。凌雨琦心里不禁暗叹龙飞办案神速。

“自打去年她离婚搬到这儿住，生活蛮有规律的，早晨六点钟起床，晚上六点钟准时回来，身边也没有个孩子，从不和外人来往，也没个声响，像只猫一样。我们隔着一层墙，稍大点动静就能听得见，平常也和我说几句话。”王大妈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再看龙飞，眯着眼睛，津津有味地听着。